杜克實習獎學金
學生心得報告

作者：台大蔡依倫

這次能有機會到世界著名的杜克大學附設醫院見習，首先要感謝學校方面給我這個機會，當然也感謝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的大力贊助，讓我得以體驗整整三個月不同的醫學教育；並且對國內外不同的醫療體系有所體驗。我很高興能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這段難得的經驗。台大醫學院的交換學生制度雖已行之有年，但今年卻是首次有杜克大學的名額。當時在填選志願時猶豫了許久，爲的是完全沒有學長姐的經驗，根本不知道杜克那邊的情形，但是一方面也不免被基金會提供全額補助的優渥條件所吸引(包括機票住宿學費以及食費)，剛好那時拜讀了黃院長所寫的「用心聆聽」一書，心中著實十分嚮往書中所描寫的醫療體系。因此毅然決定選擇杜克大學，成爲台大到杜克交換學生的第一人。幸好基金會也分別在陽明大學和成功大學醫學系遴選了兩個學生，我們三人將一同在 DUMC(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做爲期三個月的見習。

在十一月中旬時，黃達夫院長分別約見我們三個，爲我們稍微說明杜克附設醫院裡工作的情形以及他對我們的期許。他希望我們三人都能做一個月的一般內科，從實地操作中真正去體會美式的醫療體系。至於其他兩個 course，我們也只被提供了 surgery 和 medicine。雖然覺得選擇上的確有所限制，不過因爲我本身就對內科較感興趣，因此倒覺還好。而且光內科的選擇也很多，我選了 Pulmonary Medicine, General Medicine，第三個 course 則到出發前都還沒決定。事實上，到了杜克之後，我們全都重新選擇 course。最後我做的三個 course 是 General Medicine, Consultative Nephrology, Consultative Cardiology。不可諱言的，因爲基金會是第一次送學生到杜克去，所以很多事都在摸索階段，我們三個也都做好了"guinea pig"的心理準備。但是十分幸運的是，我們從出發前直到見習結束，都由黃院長在杜克的助理小姐 Cosi Long 負責協助我們的生活起居。她對我們各方面都照顧的十分妥當，讓我們什麼都不必擔心，只要全心地在醫院裡學習。到了要踏上歸途的時候，我們都已和 Cosi 有了深厚的感情。感覺上 Cosi 就是我們大家的 mother 。

我們一到達，Cosi 就已爲我們打理好了生活上的許多瑣事。我們住的是 motel apartment，離醫院走路只要三到五分鐘，十分的方便。我自己一個人有一個雙房間的小單位，包括客廳、廚房、臥房和浴室。此外電視、冰箱、微波爐、空調和餐具廚具都一應俱全，每個禮拜也會有人來打掃。總之生活的環境是十分的舒適，有空想自己煮些東西來吃也十分的方便。吃的方面，基金會每兩個禮拜會給我們每人一張支票，不過因爲醫院 cafeteria 裡的選擇比較少，所以每個週末 Cosi 都會開車帶我們去超級市場 shopping，買一些日常用品。

Duke University 位於北卡州一個名叫 Durham 的小城，總人口只有兩三萬人。很多的居民都受僱於杜克大學。而 DUMC 則更是在近三十年中從美國一個沒沒無聞的小醫院轉身變爲世界著名的醫學中心。它和台大一樣有新舊兩棟建築，分別是 Duke North 和 Duke South，中間有 walkway 和 transit 互相連接。Duke South 大部分是以門診爲主，inpatient 則主要集中在 Duke North(大概有六百床左右)。這也就是我三個月中最主要活動的地方。DUMC 是一個私立醫院，因此工作的人員非常多，也十分要求工作效率。只要一踏進 Duke North，就可以感受到整個醫院生氣蓬勃、充滿活力的氣氛。在正式開始的前幾天，Cosi 爲我們安排去參觀病房的作息

及門診的情形，緊接著就正式上工。我首當其衝第一個就開始了最 intense 的 General Medicine，也是他們的學生公認爲壓力最大、要求也最多的一門課程。

GenMed 總共有九個病房，由八個 GenMed team 所 cover。一個 team 通常包括一個 senior resident 和一個 intern(相當於我們的 R1)，以及一到兩個 medical student。每天固定的工作有早上七點半的 working round，及十點到十二點的 attending round。所謂的 working round 就是整個 team 早上一起看過所有的病人，決定今日的治療方針，及開立醫囑。接下來的就是要和 attending 逐一討論所有病人的最新情形。事實上 attending 自己也必須每天自己去看病人，寫 progress note，所以他們都對病人的情形很清楚。通常此時前一天 on long call 的 team 也必須由學生 present 自己新接到的病人。方式就像我們這裡的 morning meeting 一樣：從 present illness，past medical history，family history，social history， review of system，physical examination，image study 到最重要的 assessment and plan。Attending 會跟學生討論並教學，有時也會不定期要求學生就某一 topic 作小型的 seminar。

值班的方式是整個 team 一起值，每四天一輪：也就是 long call, off ,short call, off, and then long call again。所謂 long call 就是這天當中 admit 的病人全都由這個 team 來接，一直到接滿七個病人或是到凌晨兩點爲止。medical student 通常也必須自己去接一到兩個病人，自己寫 admission note(history and plan note)以及開立 admission order。完成之後可以和 resident 討論，並請他 check order。晚上九點時必須跟 chief resident present 過今天接的新病人才可以離開(sigh out)。因爲 CR 也會藉機和學生討論並教學，所以時常常都要午夜之後才有辦法回家。隔天通常也很早就要起床，因爲醫學生必須在 working round 之前先 preround 自己在 follow 的病人，並自己先根據病人今天最新的 complain 試著開 order，在 working round 再由 resident 來加以修改或 cosigh order。不過 long call 的隔天不必接新病人，下午只要把所有病人的事情做完就沒事了。第三天 short call 則是在中午之前接兩個新病人，也不必 sigh out，大概晚上七八點時可以離開。第四天又是 off(也可以說是 precall)。如此週而復始，週六週日也是一樣，完全沒有休假。所以我幾乎是每兩天就接一個新病人，舊的病人也要每天 follow，直到他們出院爲止。

光看這些病房的活動，就可以想像 GenMed 是十分 tough 的 course。連他們自己的學生也覺得十分辛苦。我一開始時的確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也時常感到很挫折。但是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在 GenMed 是做得最多，也學得最多的一個 course。一開始最明顯的困難當然是語言，除了時常對著龍飛鳳舞的病例欲哭無淚之外，有時遇到南方口音比較重的病人或護士也很有溝通上的困難。美國人實際上的日常用語也比我們在學校裡所學的口語化很多，因此跟病人的問診方式及用語我也是花了一段時間才摸索出來。不過醫院裡的病人和醫護人員都十分的友善，只要臉皮厚一點，多問幾次，他們都很樂意幫助你。另一個困難就是我必須學著對我的病人瞭若指掌，並且負起全部的責任。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爲在台灣醫學生大部分還是處於觀察的角色居多，而且也不被要求要持續 follow 病人的情形。在那裡則是病人一進來醫學生就是自己一個人獨立去問病史、作檢查、自己思考病人的問題之後，試著開 order，再由 resident double check。有時 resident 如果記不得病人的詳細情形，他們會問醫學生。從病人所有 medication 的 dose，diet 到所要安排的檢查及檢查結果，學生都應該一清二楚。事實上安排檢查和爲病人聯絡照會，也都是醫學生應該做的工作。要爲病人安排出

院時，醫學生則要和每一個病房的 social worker 聯繫，請他爲病人安排 nursing home。此外也要自己寫好 discharge note 和 discharge order，爲病人開立出院處方，並且親自到 bedside 跟病人解釋出院後應注意的事項。此外也要爲病人預約他的家庭醫師的門診，讓他出院一星期內就可以有醫師的追蹤。我從不知道一個病人從入院到出院有這麼多繁瑣的工作，但也就是從這些工作之中，我漸漸明白原來一個完整的 medical care，其實是包含了許多非醫學的層面，而且對病人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最開始的 course 就被要求要如此獨立，並且處理許多的工作，我在語言和環境適應上的困難也就更加突顯。雖然遇到了如此大的挑戰及挫折，我還是十分努力的學習去做好我應該做好的事。因爲我知道就是因爲他們完全把我當成他們自己的學生，所以他們對我也有相同嚴格的要求。四個禮拜下來，我學到的東西真的是十分十分寶貴的。我學會如何有條理地 present 一個病人的故事、如何從一個有邏輯的觀點去思考病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爲被要求要第一線去接觸病人，我學會了如何以一個朋友的態度去幫助病人、關心病人，更在學習作最好的 decision making 當中，慢慢培養出身爲一個醫師的自信，體會出做一個醫師對病人應有的責任。同時整個 DUMC 也是十分講究 evidence-based medicine 的地方，從 attending 到 medical student，人人都時常念新的醫學文獻，爲病人做最好的選擇。我的 attending 曾說：You can not practice medicine in lack of knowledge.這句話一直留在我的心裡，所謂 academic medicine 並不是一句口號，或是純爲滿足知識的虛榮感，而是爲了提供最好的醫療品質。因此不斷地充實自己也是一位好醫師應該要做的事。在醫院各處也有很多的電腦可以使用，我們隨時都可以在 station 裡查 medline 和一些 online 的 textbook。我也漸漸養成了查資料、念 paper 的習慣。其實到後來比較習慣之後，我每天都很喜歡到醫院裡去。因爲每一天都是充實的一天。除了看病人、查資料之外，也可以看看真正英文病例的寫法，學習他們處理病人問題的思考模式。甚至在病房裡和病人或護士小姐聊天，都可以學學英文。他們的醫療團隊是講究真正的 team work，護士小姐隨時都很清楚病人的任何變化，也很尊重醫師甚至醫學生。只要我們去看病人，他們就會主動過來報告病人過去幾個小時的情形。而在那裡每個人寫 note 時都要留下自己的 pager number 以示負責。只要任何人看了你寫的 note 有疑問，就可以 page 你。我就曾經在家裡接到護士 page 我，雖然我只是個學生，並沒有自己開 order 的權力；可是她說她只是想要讓我知道我的病人半夜發燒而已。我並不認識這位護士，但是她負責的態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認爲這樣緊密聯繫的醫療團隊，的確可以爲病人提供足夠的 monitor 和 medical service。雖然在 GenMed 四個禮拜的辛苦實在令我永生難忘，可是如今要我說實話，我真覺還是十分值得的。

我第二個 course 做的是 Consultative Nephrology。Consult service 的 course 和 GenMed 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工作是接到照會之後就去病人的 history，PE，lab data，然後留下照會單及建議；並不必像 GenMed 的 primary care 親自處理病人的所有問題。不過他們的 consult service 和台灣最大的不同是；我們照會都只有看過第一次就沒有了，可是在 Duke 只要照會 Nephrology Consult 的病人我們都要每天去 follow，並留下 renal 方面的建議在病例上，直到病人的 renal function 回復到 baseline 才可以 sigh off。 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我的 team 是 acute renal failure consult，所有的成員只有四人:attending、fellow、 resident 和 medical student(就是我)。每天早上我都先和我的 fellow 去看過所有 on renal service 的病

人，接著我們就去接新的consult patient，最後再和attending去round所有的新病人，向他present今天接到的所有新病人。attending 就會表示他爲何贊成或不贊成我們的處置，最後爲我們的建議做 final check。

通常如果有比較簡單的 case，我的 fellow 便會叫我自己去接病人，自己寫好照會單及建議事項，再回來跟她報告討論。此時我對病房裡的硬體軟體都已經比較熟悉，和病人的溝通上也比較沒有問題了。有時他們就把我當成 resident 來用，我看過病人之後就直接 present 給attending。fellow 和 resident 都不會再幫我去看我的病人，他們相信我可以完全掌握我的病人，他們對我的能力這樣的信任令我十分高興，不但對自己越發有了信心，也更會有責任感，自動自發的去爲病人的問題找答案。事實上我感覺他們的教育方式十分的具鼓勵性，只要學生有一點點的進展，他們就非常的高興。他們常說：Any question is a good question。因此我也漸漸不再像以前一般害羞，只要有問題就發問，直到自己真的明白爲止。

在 consult 的 course 比較輕鬆，周六週日都不必上班，平時也頂多七八點 attending round 結束就可以下班 。在這個月裡，我每天晚上都和陽明的同學去圖書館一起讀書。因爲我以前對 Nephrology 就沒有很清楚的觀念，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借了一本很新的 textbook，從 physiology 開始念起，每天念完，就試著講解給我同學聽，和他互相討論。如果真有不懂的地方，就第二天去問我的 fellow。這裡的 fellow 通常就已經實力非常堅強，不過他們還是十分熱心教學，不管我問的是多麼基本的問題。事實上我感到自己十分的幸福，因爲我是唯一的學生，每個人都很關心我的教學。而身爲一個學生，我認爲我應做的是就是像海綿一樣盡全力的吸收和學習。我感受到自己發自內心地想要弄清楚 Nephrology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主動的學習的確帶給我極大的樂趣和前所未有的喜悅。此時的我已漸漸能享受這裡的生活，也能去體會美國人工作時認真工作、休閒時認真休閒的生活態度。這裡的醫生雖然工作也十分的繁重忙碌，可是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所流露出的熱情和興趣令我十分感動、羨慕。原來照顧病人除了是工作和責任之外，也可以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我感受到他們對工作的熱忱，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爲一個樂在工作的醫師。

我最後一個做的是 Consultative Cardiology。雖然已對 consult 的型式比較熟悉，但是 cardiology 比較重視的是 history taking 和心雜音等 physical examination 的學習，和 Nephrology 的重點又不太相同。他們有一個心雜音模仿的人體模型叫做 Harvey，他身上有各種典型的心雜音，並且配合影碟的教學，是一套非常好的教材。除此之外，我也像以往一樣要自己去看病人、寫照會單。此時我對這些工作已能算是得心應手，語言能力也和一開始時不可同日而語。有些病人完全以爲我根本就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學生，有的則以爲我就是正式的醫師，常令我感到很開心。此時我已完全不需要別人的協助，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整個照會的工作。我也感覺出自己對病人的重點遺漏愈來愈少，思考也變得更有邏輯。當 attending 問我對我的病人打算如何處置時，我也會很有自信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即使常常都不一定對，但我總是有我自己的理由和意見，attending 也會和我討論，告訴我我的想法缺失在哪裡。Cardology 另一個學習重點是 EKG reading，每個一三五我都會和世界知名的 cardiologist Dr. Greenfield 一起 review EKG。四個禮拜下來，我大概讀了四五百張 EKG，當然也跟 Dr. Greenfield 學了很多。我想學習 EKG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停地 practice，我很高興自己能有這麼好的學習機會，以往最害怕的 cardiology 原來也是蠻有趣的呢！

其實到第二個月，我就已漸漸喜歡上這個人人都勤奮工作，充滿生氣的醫學中心。我感覺在這裡工作是十分愉快的事，可惜轉眼也到了該回家的時候。在執筆寫報告的此時，我還是很懷念在 DUMC 工作的快樂時光和紮實的學習。在這次的 Duke experience 中，我覺得最寶貴的是我找到了自己身爲醫師的自信，也找到了心目中理想醫師的典型，並且深深期望自己可以成爲這樣的一個醫師。

如果學弟妹們不怕挑戰，並且希望能和我一樣得到這些無形的寶貴經驗的話，我相信 DUMC 會是一個令人不悔的選擇。謝謝。